

苏海坡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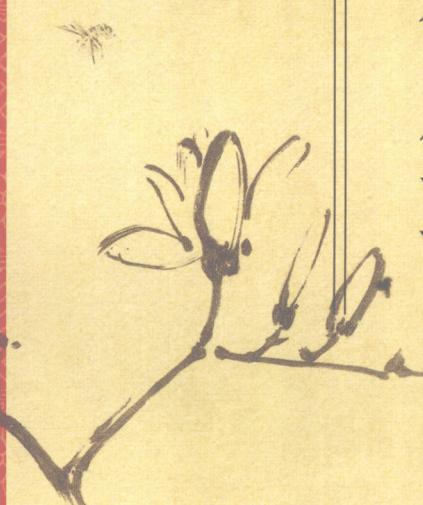
梨园那人那事

袁小樓	一錢公	袁小樓	水滸洞	董志揚	天
董志揚	本	鶴	董計良	招	親
董計良	解	珠	張少泉	大發殿	罰
董志揚	解	寶	董舒良	董菊仙	討
董志揚	金雁橋	張德祿	王菊仙	稅	漁

孟小冬
章遏雲 啓事

卷之三十一

飄零苦此。次憩海上。誦大悲者。
承之召。歸期南來。演唱各
省。水裏助拔戲劇。尋茲鄉枝。
一搔彼天髻。兼於本月人日。
抵磧。本邊關。共趨高麗。
奉請起居。亟承教誨。惟



苏海坡 主编

梨园那人那事



本书由苏海坡主编，青岛出版社出版。
本书内容丰富，展示了梨园艺人的风采和梨园文化。
本书适合梨园爱好者、研究者以及广大读者阅读。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梨园那人那事/苏海坡编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5436-4197-6

I . 梨… II . 苏… III . 京剧—戏剧史—中国 IV . J 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74034号

书 名 梨园那人那事
主 编 苏海坡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77号(266071)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 80998666 传真(0532) 85814750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责任编辑 赵文生
责任校对 陈国先
装帧设计 宋晓明 李文宽
制 版 青岛人印人数码输出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出版日期 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640mm×960mm)
印 张 21.5
字 数 180千
图 数 200幅
书 号 ISBN 978-7-5436-4197-6
定 价 28.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电话：(0532)80998671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印刷处调换。
电 话 (0532) 80998628

目 录

杨小楼被逼当老道	1
慈禧太后看京剧	4
“石头”痛揍美国兵	6
“京剧”首次亮相《申报》	9
红生鼻祖——王鸿寿	12
“通天教主”王瑶卿	14
“活孟德”郝寿臣	16
汪桂芬逸事	20
梅兰芳艺名由来	23
北京戏院沧桑	25
漫话王凤卿	30
刘艺舟打登州	32
余叔岩智闯“大宅门”	35
回忆谭鑫培	38
杨小楼与第一舞台	43
姜妙香逃场	46
齐如山编排《嫦娥奔月》	48
回忆刘奎官	50
余叔岩与梅兰芳的合作戏	52
侯喜瑞“救场”传佳话	56
欧阳予倩和南通伶工学校	59



贯大元先生传授枪法	62
荀慧生拜师吴昌硕	65
程砚秋扬长避短	68
马连良出山	71
程砚秋婚姻逸事	75
“辫帅”张勋智激孙菊仙	78
周信芳首演《明末遗恨》	82
大寿而逝的侯喜瑞	86
马连良假画结缘张大千	92
梅兰芳险遭绑票	96
高百岁智救田汉	99
马连良换鞋	102
梅兰芳三改《霸王别姬》	105
以武会友	107
梅兰芳1936年天津之行	109
程砚秋空拳御日寇	114
梨园学艺“打通堂”	116
侯喜瑞好心险被杀	119
裘盛戎误场赏肉包	121
“卿云楼主”王玉蓉	123
萧长华自立规矩	132
郝寿臣天津遇险始末	135
梅兰芳与陈伯华	138
李洪春教演红生戏	143
“白玉薇事件”与李少春的《金钱豹》	146
马富禄辅弼出好角	150
杨小楼传艺	153
电影皇后拜师梅兰芳	156
周信芳编演《封神榜》	160
盖叫天“点将”周信芳	163
孟小冬拜师	166
上海演《四杰村》的前前后后	169
李洪春组班“正春社”	173

张伯驹学艺	177
吴素秋青岛作故乡	182
被遗忘的演员王又宸	184
俞五、姜六同台唱戏	187
徐兰沅资助老车夫	189
筱翠花的演艺绝活	191
沈阳演《金钱豹》倒彩连天	194
金少山装病	198
《武松打虎》与巧克力	201
赵燕侠巧遇名师	203
张春华星夜练穿杨	205
王少楼惊吓失声	207
戏曲艺术家“让戏”逸闻	209
程门儒伶赵荣琛	212
周信芳挽救了黄派	216
常香玉结婚三条件	218
裘盛戎演不好屠岸贾之谜	221
程砚秋先生忆往	225
金少山的派头	228
梅葆玖的两重生活	231
袁雪芬演《祥林嫂》	234
尚小云教董玉苓演戏	237
两次硬碰硬的对台戏	242
李世芳、张春华的空难	244
杨宝森的唱念功夫	250
林树森之死	253
陈永玲演活《打杠子》	255
杨宝忠醉拉《伍子胥》	257
名角兜戏“小底包”	260
李多奎“三做鲤鱼”	262
“唐老将”婉辞“霸王”	265
矛盾的周信芳	269
毛主席看《审李七》	274



马连良设计避特务	276
新凤霞与裘盛戎合演《秦香莲》	279
尚长荣拜师“馅饼粥”	282
《黄鹤楼》乱成了一锅粥	285
杨宝森先生二三事	287
《锁麟囊》一波三折	291
梅大师随机应变	293
梅派琴师代代传	295
李万春排演《野猪林》	297
徐碧云“坠楼”相亲	301
梨园古道谭富英	304
盖叫天的三碗面	306
“笛王”许伯遁与梅兰芳	309
童芷苓拒演《纺棉花》	312
尚小云改戏装	315
马连良的遗憾	317
李万春“斩子”	319
王吟秋结缘程派	321
“洪爷”反对“王一哥”	324
马连良“断案”	326
张君秋吊嗓	328
关肃霜的最后一次演出	331
张世麟人生的最后岁月	334
后记	338

杨小楼被逼当老道

杨 小 楼
(1878~1938年),
名三元, 杨月楼之子, 安徽怀宁人,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我和杨老板 30 年同台, 配合默契, 无话不谈。他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从不飞扬跋扈, 损人利己, 更无生活放荡、不加检点的地方。然而, 社会上却流传着他与西太后如何如何的流言蜚语。

事情起因是西太后的“特赏”, 别的演员都是一包银子, 惟独给杨老板两包。为什么单给他两包呢? 这就使人犯猜疑了。

杨老板领出两包银子是真。杨老板与谭鑫培进宫当供奉, 每逢特赏时, 一般是一包 100 两银子。别人领完就交跟班的拿着, 谭先生就交给义子杨小楼。这样, 杨老板就拿着两包了。一经传开, 再加别有用心的人添枝加叶, 就变成西太后和杨小楼有什么风流韵事, 而且两包银子, 也变成两包金子了。

这事情一传开, 对杨老板



真是无情打击。他也不敢解释，一解释必然涉及西太后，那还活得了啊！唱也不是，不唱也不是，逼得他再也不能进宫当差演出，到西便门外白云观挂单当了老道，道号杨嘉年、德丰子。

他当老道是出于无奈，更出于避嫌。可宫内不知道他的苦衷，还一再传差，让他进宫唱戏。宫内越传差，几位王爷越信以为真。越信以为真，对他的压力就越大。他实在无法可躲避了，只得装疯，借此躲避宫中的传差。过去经常有人见他在天桥、前门和大栅栏等处手持拂尘，疯疯癫癫。宫内见他疯癫，也就不传他了。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他才重新登上舞台。

杨老板不但舞台上技艺精湛，而且台下隶书写得极好，笔力和他的性格一样，苍劲有力。他每天都写，而且是自写自判。过一段时间，还拿出来自我评定一番。没有特殊原因，他是从不间断的，直到他去世为止。

杨老板不但技艺精湛，而且品德极佳。从他对待老师的态度，就可看出他为人的品德。有一次，他走到大李纱帽胡同口观音寺路南的照相馆门前停下来了，只见照相馆门前一边一个特大相片框，像门神一样分列两旁。上首是俞菊笙执枪的《长坂坡》赵云，下首是杨小楼执刀的《青石山》关平。次日，他请了照相馆的东家、掌柜在饭馆吃饭，过一日又请他们吃饭。他们很奇怪，不知怎么回事。饭后，杨老板对他们说：“请您给我留碗饭，把我的相片拿下去，换上我老师的吧。您看：从上到下，我没一点比得上我老师！别挂了。”从这换相片的事情上，就可以看



梅兰芳与杨小楼出演《霸王别姬》的剧照。

出这位誉满全国的“武生泰斗”是怎样对待老师了。他不愿突出自己，而是要突出老师。这与学完了艺就忘了老师的人，特别是借“文革”之机、把老师置于死地的演员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呀！杨老板的尊师品德，不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吗？要知道，当时杨老板的声誉，比他老师还高啊！

(李洪春)



慈禧太后看京剧

慈禧太后是非常喜欢京剧的，但是她属“羊”，看戏时最忌讳提到“羊”字。到宫里给她唱戏的京剧演员，不能唱《变羊记》、《牧羊圈》这一类名字的戏。如果戏词中有“羊”字就得改。比如，玉堂春原词是：“苏三此去好有一比，好比那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为了避免“羊”字，只得改唱：“好比那鱼儿落网有去无还。”

著名武老生王福寿在外边跟人合伙开了个“羊肉铺”，便犯忌了，慈禧从此再不赏他银子。她吩咐下边：“不许给王四（王福寿）赏钱！他天天刷我，我还赏他？”

慈禧爱看京剧，却从来不把演员当回事，还百般拿演员寻开心。一次郎德山饰演《金钱豹》里的猪八戒，她明知道郎德山是回民，却让他学猪叫。郎德山一听，这不是拿我寻开心吗？我偏不学猪叫，我学羊叫，也拿你开心。郎德山豁出去了，没想到一声羊叫反

京剧名家杨小楼（左）与王凤卿合演《莲花湖》。



倒把慈禧逗乐了。

有一次宫里演《翠屏山》，演员正唱着呢，慈禧突然下令停戏，让人把戏提调叫来问道：“今儿这戏是怎么唱的？还想不想当差了？”戏提调挨了骂，莫名其妙，不知什么地方犯了忌，后来向人请教，才知道唱词中有一句：“最狠不过妇人心！”

当着太后的面唱这一句，挨一顿骂，还算轻的呢！

有一年二月二，清宫里耍龙灯，著名武生杨小楼耍珠子，不慎把戏台角上的檀香木架子撞倒了，人皆大惊。这惊驾的罪过可不轻啊！慈禧立即传杨小楼，杨小楼赶忙跪倒领罪。慈禧开口就问：“三元（杨小楼的小名，慈禧从来都叫演员的小名），你今儿是怎么了？”杨小楼连忙答道：“奴才今儿个唱了四出《挑滑车》，实在有些支撑不住了，才无心惊了驾。”

慈禧听完说：“真难为你了，今后不许应这么多活，赏你20两银子，回去休息吧！”

接着耍珠子的李寿山一想：这倒不错，不加罪反加钱，我也来一下子。他耍着耍着，照样把台角的架子撞倒了。人们又一惊。龙灯一停，李寿山被带到慈禧面前。慈禧面带怒气，问：“李七，你怎么了？”李寿山一愣，不知如何回答。慈禧说：“你是看三元得了赏，也想试试？你是存心哪！来呀，传竿子！”

竿子就是灌了铅的竹竿，分量重，打在身上特别疼。李寿山赶快求饶。慈禧怒气稍消了些，说：“免去竿子，罚俸两个月！”

不料，李寿山听罢，反倒赶忙央求道：“老佛爷还是打吧！”

慈禧奇怪了，问：“你怎么又要挨打了？”李寿山说：“挨打我倒有俸，这一罚，这两个月我全家吃什么呀？请老佛爷还是赐打吧！”慈禧乐了，说：“下去吧，再犯我可不饶你！”

（周简段）



“石头”痛揍美国兵

“石头”，是京剧演员陈德霖的雅号。人们之所以称他“石头”，是因为他在年轻时学戏不易进入角色，表现呆板，唱腔单调，笨得像块“石头”；和许多演员配戏，常会出各种洋相，屡遭他们的嘲谑。久而久之，“石头”之名也就传开了。

陈德霖倒也颇有点“石头”般的性格。他不甘自辱，立志唱好戏，给那些瞧不起自己的人一个有力的回答。于是，他干脆“歇唱”在家，发奋学艺，每天喊嗓，从不间断，坚持十多年，自觉有点长进，才重新登台唱戏。真是应了古人的一句名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次，陈



陈德霖
(中)与弟子(右起梅兰芳、王瑶卿、王蕙芳、姚玉英合影)。

德霖出尽了风头。他一张口，吐音清晰、宏亮，犹如行云流水，使台下的观众大吃一惊——再也不是那个往日的“陈石头”了。从此，陈德霖声名鹊起，誉满京城，戏迷们纷至沓来，被尊称为是“青衫泰斗”。

京剧行当中的青衣，扮演的都是那些善良女子。舞台上的陈德霖，温柔文静，将各个青年女子的神态表现得惟妙惟肖；而在舞台下，陈德霖却有着刚正不阿的品性，绝不逆来顺受，充满男子汉的阳刚之气。“石头”痛揍美国兵的故事，就是在艺人圈中长期流传的佳话。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他们在北京城内践踏着古老的中华文明，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把全城扰得鸡犬不宁。这些侵略者以战胜者自居，骄横一时，目中无人，在大街上行走也趾高气扬，如遇到中国人，就会随便殴打和屠杀。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是如此。因此，全城人都不敢上街，生怕遇上这伙恶魔。

一日，陈德霖有事外出，在大街上恰好和一个美国兵相遇。这个美国兵不由分说，上前就打了陈德霖两记耳光，并用皮靴踢他。陈德霖只感到脸上热辣辣的痛，两眼直冒金星，腿上也痛得差点站不住脚。“一个堂堂的中国人，绝不能受洋鬼子的这份窝囊气。”想到这里，他奋不



《雁门关》剧照：王楞仙饰杨延顺（左），陈德霖饰萧太后（中），钱金福饰韩昌。



顾身地冲上前去，跟这个美国兵搏斗。由于他在科班学戏时，有很好的武功底子，三下两下，就把美国兵打倒在地。向来不可一世的洋鬼子，见陈德霖竟敢动手打他，不由恼羞成怒，兽性大发，摸出枪来就要杀人。说时迟，那时快，陈德霖将身子朝旁边一闪，一把将枪夺过来，对准这个美国兵的脑袋就是一枪托，只打得他“哇哩哇哩”乱叫。正当陈德霖怒火中烧，举枪欲把他打死时，住在同一胡同的著名武生演员俞菊笙连忙将他拉住了。俞菊笙因怕事情闹大，对全巷居民的安宁不利，就劝陈德霖“放他一码”，说：“你已经痛揍了这个家伙一顿，也算替中国人报了一点冤仇。如果把他打死，会引来许多美国兵的报复，最后倒霉的还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忍耐一下，不要和这种畜牲一般见识吧！”陈德霖说：“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受到过这样的侮辱。现在他这样打我，欺侮我们中国人，我实在忍不下这口气，豁上这条命也要和他们拼个明白！”趁着俞菊笙劝解，那个美国兵见人多势众，再也不敢抖擞往日的威风，赶忙爬起身来，灰溜溜地逃走了。

铮铮铁汉“陈石头”，挥拳痛揍洋鬼子，表现了凛然的民族正气，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在梨园中传为佳话。

(张 兵)

“京剧”首次亮相《申报》

京剧形成的初期，人们称之为“皮黄”。最先把它称为“京剧”的，应该说是上海人。

清代同治六年（1867年）起，上海的“满庭芳”戏园和“丹桂茶园”开始派人赴天津、北京邀角。津、京的一些著名演员如夏奎章、景四宝、大奎官、杨月楼等人应邀携艺南下，把北方的京剧艺术传到了上海。上海观众感到非常新鲜，争相观赏，出现了所谓“沪人初见，趋之若鹜”局面。

上海观众对这种艺术形式感到新鲜，对它的声腔来源也不熟悉，只知道戏班主要来自京城，所以就笼统地称

作“京班戏”。“京班戏”的称呼很快在上海人口中变得非常自然了。

不久，“南丹桂”、“升平轩”、“金桂轩”等戏园相继崛起，都以“京班戏”为号召，吸引了大量观众。沪上人士把这些戏园都称为“京班戏园”。当时有诗描写“京班戏”的盛况：“一有京班百不如，昆徽杂剧概删除。”

1935年11月12日上海《申报》刊登的戏剧广告。





当时这些“京班戏园”，都在戏园门口或大街上张贴海报——即所谓“招贴”——醒目地大书特书“今日上演京班戏”，告诉观众上演的剧目名称、登台献艺的名角等等，借以招徕顾客。在这些街头“招贴”中，就开始出现了“京班戏”、“京戏”、“京班”等带“京”字头的不同称呼，其含义都是指京剧。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起，为了满足戏迷的需要，《申报》特地开辟了《各戏园戏目告白》栏目，作为专门的戏园剧目广告，方便了观众。在这些戏目告白栏里，经常出现的字眼也是“京班”、“京班戏”、“京戏”等带“京”字头的称呼。也许，人们口头上已经开始有了“京剧”的称呼，但在正式的文字中还没有马上出现。

光绪二年二月初七日，即公元1876年3月2日，上海《申报》上刊登了一篇题目为《图绘伶伦》的文章，破天荒地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京剧”的字样。文章的内容，是叙述北京前门一带画铺所绘戏曲艺人画像的情况。其中，特别提到徐小香、范松林、时小福等人穿戏装的画像。为了叙述清楚有关艺人画像情况，文章就顺便介绍了一些京城戏曲的知识，其中有一句说道：“京剧最重老生，各部必有能唱之老生一二人始能成班，俗称‘台柱子’。”就是这么寥寥几句话，作者却用了“京剧”一词，成了“京剧”首次见诸于文字的记载。

既然上海人口头时常说“京班戏”、“京戏”、“京班”，那么，说成“京剧”的可能性也就很大了；加之光绪年间兴起“戏曲改良运动”，人们就把从西洋传入的戏剧形式

1935年11月20日上海《申报》之戏剧广告。